

# 若瑟·米蘭達·伊·利馬——19世紀澳門的一位葡萄牙教育家

António Aresta\*

若瑟·米蘭達·伊·利馬<sup>1</sup>是1759年耶穌會遭到王室敕令驅逐之後在澳門從事葡萄牙文和歐洲語文教育的先行者之一。龐巴爾侯爵<sup>2</sup>創制並重組了公立教育體系，將教育的領導權和規劃權收歸國家，設置教學領導機構並在葡萄牙海內外任命了一批皇家教師。實施這些舉措的目的在於削弱天主教會在教育領域的勢力，打破其對教育的長期壟斷。

若瑟·米蘭達·伊利馬正是澳門歷史上的第二位<sup>3</sup>皇家教師。

首先簡要介紹皇家教師一職設立之前澳門本地的教育水準及公共教育狀況。

澳門公共教育事業在葡萄牙和中國的管轄之下發展滯後。歷史悠久，辦學頗具特色的聖保羅學院和聖若瑟學院，是本地最優秀和最具創新力的教育機構，廣納四方學者匯聚於此。

然而時過境遷，耶穌會被掃地出門，動搖了他們對王室的長期信任。政治內幕與宗教勢力相互衝突，耶穌會再無立身之地，儘管他們

---

\* 教授及研究員

1. 若瑟·度士·桑度士·巴蒂斯塔·德·米蘭達·伊·利馬，1782年11月10日生於澳門大堂區，父親是若瑟·度士·桑度士·巴蒂斯塔·伊·利馬，母親是安娜·佩雷拉·德·米蘭達。利馬擔任過聖若瑟修院的葡萄牙文和拉丁文文法教師，澳門議院計量監督員（1805年），議院法官（1830），議會會理事官（1839），澳門互助會主席（1844）。1848年1月22日在澳門逝世。
2. 塞巴斯蒂昂·若瑟·德·卡爾瓦路·伊·梅路（1699-1782），歐利亞斯公爵暨龐巴爾侯爵，身為國王若瑟一世首相，是啟蒙運動絕對主義的代表人物。
3. 第一位是他的父親若瑟·度士·桑度士·巴蒂斯塔·伊·利馬。1774年他在澳門接受國王若瑟一世的任命，成為皇家拉丁文文法教師。利馬於1750年生於阿爾科巴薩的阿爾彼得里斯Alpedriz（Alcobaça），1782年與安娜·佩雷拉·德·米蘭達在澳門結婚。他曾擔任澳門仁慈堂值理會主席。1816年1月16日逝世。

曾經為捍衛葡萄牙人在澳門和在北京宮廷內的利益做出過不可估量的貢獻。

一場社會和政治風波在這塊葡萄牙飛地上演。澳門一邊與中國官府之間頻頻發生衝突，另一邊與大英帝國日漸膨脹的海上霸權矛盾加劇。

1775年4月23日，第一位皇家教師若瑟·度士·桑度士·巴蒂斯塔·伊·利馬，登上由尼可拉斯·費爾南德思·達·豐塞卡指揮的“法國之岩聖母”號航船，開始澳門之旅。

面對新的工作環境，利馬對澳門公共教育的現實做出了積極的回應：他承認必須求助於翻譯才能理解學生的語言。事實上，政府對皇家教師開展教學和文化活動的支持寥寥無幾，而來自教會教育體系支持者的攻擊卻源源不斷。此外，教師薪水捉襟見肘且常常拖欠。於是利馬不得不選擇海上投資。他所擁有的一艘商船在華南開放港口進行貿易，獲利不斐。因此，利馬與其說是一位教師，倒不如說是一位商人或企業家。1816年逝世後，他的兒子若瑟·米蘭達·伊·利馬子承父業也成為一名皇家教師。

若瑟·米蘭達·伊·利馬終生未離開過澳門，儘管他擁有一艘小帆船“幸福維亞那”。

這艘小船在他的詩作和倫理著作中被反復提及，從側面反映出他接受教育和社會磨練的歷程。<sup>4</sup>

他的教師生涯開始於教皇庇護七世1814年宣佈耶穌會復會的兩年之後。

利馬捲入絕對主義和自由主義雙方的論戰，受一方嘉許遭另一方驅逐。<sup>5</sup>他實際上是一位為家園努力抗爭的澳門土生葡人。<sup>6</sup>他主張澳

4. 儘管條件有限，他仍然得到了精心的栽培，接受了上乘的教育。他學習了法語和義大利語，（英語較少學習），跟隨蒂奧尼索奧修士學習了哲學，跟隨澳門主教（堂·馬塞利諾·若瑟·達·西爾瓦）學習了修辭學和神學，此外還有數學，音樂和劍術。跟隨父親他學習了葡萄牙文、拉丁文、歷史和古典文學。

5. 參見附件中關於他被開除一事的相關文獻。

6. 他也是澳門歷史的耕耘者。他從澳門議事會檔案、主教圖書館中整理出大量文獻，並

門應避免捲入葡萄牙海外帝國的政治爭論，強調澳門應該由本地人管轄和治理。然而，他的空谷足音並未得到時代的認可。

處於兩種思潮的交匯之處，若瑟·米蘭達·伊·利馬的教學理念體現了士林哲學、人文主義和耶穌會的傳統，是“後龐巴爾主義”在海外的體現。1599年耶穌會製定的教育大綱*Ratio Institutio Studiorum Societatis Jesu*，其影響力延續到了十八世紀。耶穌會的傳統透過家學深深紮根在利馬的成長過程中，其影響不可動搖。

耶穌會的理念是憑藉感知、道德榜樣、宗教情感和神秘體驗達到教育的目的。神秘體驗即那些滲透了人文主義的教會經典。

下面的例子<sup>7</sup>來自1832年澳門出版的《賦予澳門土生葡人青年的至高道德和公民意識》<sup>8</sup>（*Máximas Moraes e Civis Offerecidas aos Jovens Macaences*）。

一、教育的要義是，使兒童嚮往教育。

二、兒童教育的核心是信仰和宗教。其次是教育兒童認識到自己的卑微、弱小及依賴性。人類受製於需求的本能，為此，一方面，當需求得到滿足時要懷有感恩之心，另一方面，永遠保持人類卑微的本性。

三、三歲孩童肆意大哭的任性行為若得不到家長的及時糾正，長此以往，孩子長到十二歲會變得固執，長到二十歲會尋釁滋事，三十歲變得獨斷專行，終其一生難以與人相處。

四、不要禁止兒童對他們渴望瞭解的事情提問。但是，也不要放任他們為引起眾人的關注而介入或打斷大人的嚴肅談話。

五、子女的教育是父母的榮耀。子女受到眾人喜愛，是教育成功的結果。優秀家長培養的子女在家中受人喜愛，在社會中成為良好的公民和友善的夥伴。

---

從耶穌會被收繳的手稿中篩選了部分文稿。這些檔案文獻後為José Inácio de Andrade和龍思泰採用，歷史由此向後代讀者敞開。

7. 根據現代的書寫規則書寫。以下數字代表此處所列條目的順序。

8. 參見本文參攷書目所列的不同版本。

六、假如兒童缺乏教養，缺乏懲罰，或者受到不良榜樣的影響，他們的缺點很難改正。缺點隨年齡而增長，懲罰則漸漸失去效力甚至變成危險的工具。你的孩子因此變得命運悲慘甚至危及生命，你的誠信因此受到玷污，家庭因此落敗。

七、教訓改正孩子的缺點，讚揚給予他們鼓勵。以下四件事將會使父母在孩子面前失去威信：給他們樹立不良榜樣，嘲弄別人，虐待兒童，放任兒童的缺點。

這些教育和道德原則與當時社會發展的要求並不鏗合，僅僅反映了新興中產階級的期望，或者說，代表了一個有產者對社會主義道路的探索。

1831年教皇格列高利十六世頒佈**Mirari Vos**，禁止出版自由，即言論自由。類似禁令在澳門的歷史環境下<sup>9</sup>並不新鮮。

利馬這套理論的系統化過程可以理解為一種歷史的積累，是保守主義的源泉，同時也是引發革新者激烈反對的導火索。

這種教學理念與其必須無條件服從的現實要求背道而馳，因為進步的潮流總是有利於全人類的文化、經濟、社會和道德發展的機構。

對於現代化進程的阻礙和抵製也是整個澳門的時代特點。

一方面澳門的地方風尚仍不成熟，仍依賴基督教化的理論與政治形態。

另一方面澳門的歐美都市化特點毋庸置疑。如遊記作品中對其非中心性、革新性、魄力和易變性的描述。與廣州商站之間的航運使澳門成為貨運中轉中心，也成了備受矚目的“新世界”向外推廣形象的媒介。

---

9. 1806年國務卿安納迪亞公爵命令檢察官米蓋爾·德·阿利雅格：“……以國王的名義和澳門總督的名義，閣下必須禁絕宣揚不良言論的圖書。因為時下一些有害和非宗教的圖書時常流入澳門。”澳門歷史檔案館，“Carta da Secretaria de Estado”，1806年12月5日。

澳門由此看來理應扮演現代化進程的接受與傳播者的角色。澳門的權利一分為三：政治、教區、滿清官員。他們各自依照自己的利益過濾各種思想，新奇或離經叛道之舉。

對於若瑟·米蘭達·伊利馬而言，所有這一切意味著生存價值的坍塌。在他的理解中，生存價值獨立於物質生產、文化和政治機構而存在。

古典教育賦予他繕寫雅麗章句<sup>10</sup>的不俗文采：

.....

此刻我念起那位澳門女郎，  
你尊敬的朋友。  
她沒聽說過利維雅，  
也不認得那位來自Barre的女士。  
一顆幼卵正在她的腹中孕育  
直到雛鷄破殼而出。

於是到了雛鷄出生的第二天。  
眾所週知，澳門人的主食是舂米  
拌上中國藏紅花。  
在給雞娃餵食之前，  
先從那小小鳥喙之中  
吹走第一口微弱的熱氣。

.....

在他的思想中，以培養貴族氣質面貌為目的的道德倫理教育，應當建立在習慣與傳統的準則之上。

對傳統價值觀教育的反響和繼承的爭論說明，同時代相鄰國度內進行的全新社會、道德、倫理的變革在澳門尚未具備開展的條件。

澳門意識、葡國澳門意識和澳門土生葡人意識，三種意識交織，衝突在所難免。意識形態的割裂造成了現代化推行的滯後。

10. “Alectorea”, Tipografia Comercial, Honkonga, 1866, Canto Segundo, estrofes XXXVII e XXXVIII.

這一系列拒斥外來思想的因素有助於我們瞭解澳門的文化教育活動的概貌，也有助於我們理解澳門之所以遠離葡萄牙和中國而得以生存的原因。

保守主義不僅體現在利馬的文章中也體現在他的行動上。

此處省略了聖若瑟學院重開之際的一位重要歷史人物，法蘭西斯·沙勿略·隆迪那神父<sup>11</sup>。他的作品曾引起新托馬斯主義在葡萄牙的復興，同時他在澳門推行了一場頗具特色的教育運動。新托馬斯主義可看作是對社會主義思潮的反動。它孕育了1891年基督教民主主義，是針對教皇利奧十三世聖諭*Rerum Novarum*的一種積極反思。

與受到觀注的其他教育根本問題相比，如何認識女性的話題尚未得到發展。若瑟·米蘭達·伊·利馬是第一位從倫理角度討論如何認識女性的澳門人。

當時的歷史觀念傾向於認為女性處於男性的從屬地位。利馬也毫無例外地受到時代的影響，深深認同這一觀念。

當時的澳門社會思想中尚未建立起區分和規定男女權力與義務的法律——政治觀念。

與早前路易士·安東尼·威尼在其《學習真法》一書中倡導的理念相比，這一觀念顯然大大落後於時代。歷史時代、反思感受以及政治環境迥異，改革的浪潮直到半個世紀後甫見端倪。

試以若瑟·米蘭達·伊·利馬在《賦予澳門土生葡人青年的至高道德和公民意識》中涉及女性的部分為例。

一、眼睛不許盯在女人身上，不要受漂亮女人的迷惑。

二、假如妻子在家作主，權力凌駕於丈夫之上，那麼這種支配權將昇級為一種專治。若丈夫在家中處於從屬地位，他將淪落成為妻子的奴隸。

三、當貞潔受到誘惑時，唯一的抵制方法是躲開和逃跑。

11. 原籍意大利，澳門的語文和文學教師，有多部科學、教育、文學和教學類著作。

四、有福之人遇到賢淑女子。這是上帝對那些懷有敬畏心的人的一種恩賜。

五、遠離那種備受矚目的美麗女人。天使般的外表背後往往隱藏著一個充滿支配欲的魔鬼。

六、上帝希望男人充滿智慧和力量，相對應地，他賦予女人美麗溫柔的面容、聲音和氣質，世界因此幸福和諧。然而原罪打破了這一和諧自然的狀態，女人的美力和溫柔引起了無法遏製的憤怒，給世界帶來無盡的不幸。女人是無數爭執和悲劇的禍源。

保守主義傾向一覽無餘。在上述家庭觀念的背後可見女性地位和健全人格遭受專治踐踏。女性教育因男性的利己主義受到壓抑。

將女性形象妖魔化並將其視為原罪的根源的這一說法來自神學宗教的深遠影響。天主教利用這一論說，從人類學和目的論的角度為自身找到了道德倫理的合法性。

直到男權社會在價值論和等級方面承認女性的獨立性之後，她們的情感、尊嚴、美德和其他品質才得到認可。

於是，公民社會的組織形式和家庭之間的密切聯繫隨之建立起來。

至於他同意在一小部分世俗團體中展開的女性教育，實際上是一種以灌輸、扼殺想像力和自由的落後教學方式。

這種所謂教學方式的變革徒有虛名，因為其內容僅僅是改動了形容詞詞匯表。

澳門的保守主義思潮很難接納外來的思想。

作為東西文化的交匯之地，澳門擁有國際都市的輻射力，理應海納百川並有所創新。

澳門融合葡萄牙和中國兩種文化，其思想交流的論壇借助宗教和宗教感在個人和集體意識中建立起來。本土化的基督教和新儒學在澳門留下的遺蹟俯仰皆是，延續至今。

漢學家們稱澳門為一片儒學薈萃之地並不為過。稍晚時，伯多祿<sup>12</sup>的教育舉措將新儒家思想注入葡萄牙社群。

在澳門，這一為數不多的儒家流派試圖以其倫理道德的標準，即善良、友愛、禮節和禮儀指導社會生活，伴隨城市發展（包括思想領域也包括那些早期的居民、海上漂泊之人、福建漁民以及後來的廣東農民的生存之道）並造就了第一批西方和拉丁美洲的東方學家、漢學家。

澳門儘管遊離在“科舉帝國”<sup>13</sup>之外——正如歐內斯特·勒南對中國的稱呼，其包括受教育者和文盲在內的社會結構，建築在儒學的教化之上。相比之下，佛教和道教被視為祛除混茫的燈塔。

若瑟·米蘭達·伊·利馬正生活在最複雜的歷史時刻，處在謹慎的人類學考查階段。

一、誠實者的語言是一片蓬勃的田園，但是它在邪惡者的心中卻一文不值，因為殘暴者只求滿足自己的邪惡慾望。

二、遇到小人，與其鄙視他不如從他身上看出你自己：他就像你的一面鏡子，照出重要的事實。

三、對正義的審判和對不法之徒的懲罰將在上帝面前進行。

從上述思想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相對主義和普世主義價值觀存在著言語道德和行為道德的巨大分歧。

言行道德的分歧似乎很難尋找到合適的評判來傳遞二者之間的信息或指導雙方的競爭。

若瑟·米蘭達·伊·利馬能夠借助知識的調和，把天主教和新儒家的倫理道德傳統融入到他的永恆道德法則中。

12. António Aresta：“葡萄牙教育中的新儒家思想，澳門教育歷史中的伯多祿”，《澳門公共行政雜誌》，1996年。

13. 這個評價首次出現在曾德昭的《大中國志》一書中，由Luís Gonzaga Gomes編輯，澳門出版。



這些原則包括：

一、愛戴、尊重並服從父母，這是造世主的命令也是自然法則的要求。

二、我們也要愛戴、尊重和服從我們的長官。

三、不要讚美無良之人。

可見他是將人文主義注入到天主教和新儒家學說中。

這種雜糅的理論思想卻難以阻擋當時價值觀坍塌的趨勢。

澳門青年需要另一種現代化、價值觀、道德觀和生活哲學。

縱觀若瑟·米蘭達·伊·利馬治學的一生，他是一位迷失在浪漫主義時代的古典主義者。

### 若瑟·米蘭達·伊·利馬著作一覽

“Máximas Moraes e Civis Offerecidas aos Jovens Macaences”,  
Typographia do Collegio de S.José das Missões, Macau , 1832

“Alectoria”, Typographia do Collegio de S.José das Missões,  
Macau, 1838

“Philomena Invicta”, Typographia do ‘Macaísta Imparcial’,  
Macau, 1841

“Poemas Completos”, Typographia Commercial, Hongkong, 1866  
(edição póstuma)

### 再版著作及研究

蒙席文德泉神父將若瑟·米蘭達·伊·利馬散落的作品收入  
“Galeria dos Macaenses Ilustres”（Imprensa Nacional, Macau,  
1942）。這位教育家的遺作和詩歌幸而得以保存。

António Aresta出版了若瑟·米蘭達·伊·利馬的全集“José  
Miranda e Lima, Professor Régio e Moralista”（Direcção dos  
Serviços de Educação e Juventude, Macau, 1997），其中不僅包括前  
言、詩歌集、倫理篇、政見篇還包括劇作。

## 附錄

### 關於撤銷若瑟·米蘭達·伊·利馬教師資格的法律文獻<sup>14</sup>

#### 文獻一

海事部——海外專函

女王陛下向上帝聖名之城澳門議事廳派發由內閣議事大臣安東尼·若瑟·瑪麗亞·堪佩陸於本月7日簽字生效的旨令。女王陛下決定撤銷若瑟·巴蒂斯塔·德·米蘭達·伊·利馬的澳門拉丁文法教師一職。

Paço das Necessidades, 1836年6月9日

馬努埃爾·岡薩雷斯·德·米蘭達

#### 文獻二

鑑於若瑟·巴蒂斯塔·德·米蘭達·伊·利馬眾所週知的主張違背了國王和國家的意願，違反了政府和皇家法令，特此宣佈撤銷他所擔任的澳門拉丁文法教師一職。

海事海外事務部特此決定並執行。

Paço, nas Necessidades, 1836年6月7日

女王

馬努埃爾·岡薩雷斯·德·米蘭達，安東尼·若瑟·瑪麗亞·堪佩陸，首相

#### 文獻三

尊敬的閣下，

茲根據1836年6月7日尊敬的女王陛下頒佈的兩項旨令，並附當月海事及海外部文件第15號和16號，文件決定撤銷若瑟·巴蒂斯塔·德·米蘭達·伊·利馬拉丁文法教師一職，撤銷多明戈·庇護·馬爾科斯的關公職。然而，上述兩人自1834年5月2日王室憲法生效以

14. Arquivo Histórico Ultramarino. Ministério da Marinha e Ultramar. Pasta do Professorado Régio de Macau, 1836-1837. 拼寫採用現代規則。

來，一向遵守女王的統治和憲法的規定，並未做過任何無違背女王陛下意願的行為。

特此稟承女王陛下。

上帝保佑女王陛下，澳門，市議員1837年4月17日

議員書記員若瑟·若望金·巴羅士

尊敬的海務及海外部部長

市議員主席卡佈里諾·安東尼·帕切克

市議員檢察官若望金·若瑟·費雷拉·維加

市議員弗倫蒂諾·安東尼·德·阿澤維多